

金蟬脫殼

林中洋



開了近兩天的車，終於從北德來到了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到了我們租住的鄉間別墅前，立刻被鋪天蓋地的鳴叫聲包圍，那是排山倒海、撕心裂肺、震耳欲聾的聲響，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這是蟬鳴，因為這叫聲和國內知了的叫聲不太一樣，我們家的德國人更是不明就裏，德國的蟬已經被基本消滅光了，現在僅存的一些還都不是鳴蟬，所以德國的夏天是聽不到知了的叫的。

第二天早晨，我打開了廚房的木板門，在準備早飯的時候，聽見我家人驚叫起來，他們在木板門的門框後部發現了一個「怪物」，我匆匆看了一眼，那東西是土棕色的，背上露出一些鮮綠，這個東西顯然還活着，但是動不了窩，我看了心生恐懼，叫他們趕緊把牠「處理」掉，這時女兒說：「牠好像正在脫皮」，我忽然明白過來，不用看第二眼，我就知道那是一隻正在脫殼的蟬，我於是趕緊說：「你們千萬不要碰牠！這是一隻蟬，你們在中國見過，牠們的幼蟲從土裏鑽出來以後，要褪一次皮才能長大，現在正是牠最艱難的時刻，你們碰牠一下會痛死牠的！」我的家人萬分驚訝地看着我，他們知道我平時看見一隻小蟲都會嚇得魂飛魄散，現在竟然會心疼這麼一個奇醜又恐怖的怪物！他們哪裏知道，在我小的時候，中國的夏天裏，我的小伙伴们經常出去收集知了皮，至於那些身形龐大但是又笨乎乎的蟬，對我而言，是童年與夏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吃過早飯之後，再看那隻蟬，牠

已經完全褪了出來，渾身嫩綠，緊緊地趴在自己的殼子上，兩隻翅膀皺皺的，顯然還很脆弱與無助，又過了大約半個小時，再看牠時，牠的翅膀已經挺直了，看上去大了許多，也精神起來了，然後，就只剩殼子了。

我們的門前有一棵三人圍抱的法國梧桐，它枝繁葉茂，像撐起了一把巨大的傘，把整個前院都庇護在它的樹蔭之下，後院則有五千平米的橄欖園，而蟬，則成了抬頭低頭都會碰見的東西。我仔細觀察了一下這些法國蟬，牠們個頭比中國的小一些，顏色也不是純黑色，而是帶有一些白色的斑紋，當然牠們的叫法也不太一樣，牠們肯定不會用中文喊「知道了！」畢竟人家只會說法語。

起初，我的家人們對這些呱呱叫的「大蒼蟬」心有餘悸，可是慢慢的，牠們對蟬也生出了憐憫。大自然給這些生靈安排了殘酷的命運，牠們要在地下無邊的黑暗裏生活幾年甚至十幾年，然後才能鑽出地面，金蟬脫殼，在陽光下叫響一個夏天，唯一的一個夏天。

有一天，兒子急慌慌地叫我去救命，我跑去一看，一隻大蟬正六腳朝天仰躺在地上，翻不過身來，我去撿了一根夾竹桃的落葉，輕輕放置在那蟬的腿腳之間，讓牠抓住，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翻轉過來，這時我發現牠的一隻翅膀折了，就對兒子說：「牠飛不成了，活不過多久了。」兒子一聽很黯然，說：「那你把牠放到樹上去吧，這樣牠可能還可以多活兩天。」

我依言把那隻蟬放到了樹上，看着牠艱難地站穩腳跟，我在心裏默默地對牠說：好好活着，接着唱歌，珍惜每一個陽光下的日子！



家有小女自小便任性、嬌慣。忽一日起義，要養一條狗。我極力反對，但反對無效。全家五口人，如果有四口人站在同一個立場，那麼，多數人手裏握住的不管是什麼，都只能稱之為「真理」，而另一個人不論如何都「發」不出自己的聲音。

買就買吧！買狗之前，小女有交代，因為要買的東西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自己喜歡的狗，關乎情感和尊嚴，不准砍價。砍價，就是對人的不重視，不尊重。好吧！可是臨到成交的時候，小女的媽媽還是發現賣家的要價比市場價格高出了百分之五十，於是悄悄交涉，賣家認帳，同意按正常價格收錢。可是，小女警覺，眼波一橫：「我在路上對你怎麼說的？」她媽媽只得乖乖投降按要價付錢，算是花錢買

希望中超把效仿日本隊的做法進行到底

郭一鳴



四年一屆的世界盃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節日，不分種族、無論男女。法國隊奪冠是實至名歸，基沙文和麥巴比征服了全世界。克羅地亞雖未能創造歷史，但雖敗猶榮，莫迪歷和他的隊友重新喚起全世界對這個飽受戰亂摧殘、二十多年前才獨立的東歐小國的關注，連同美女總統基塔羅維奇也一夜爆紅。世界盃帶給球迷們的樂趣實在太多，筆者一位老友用二百元買中法克決賽四比二的賽果，賠率是一百三十一倍，一幫朋友正約飯局準備大肆慶祝一番呢。

除了球賽輸贏，世界盃還有很多小插曲也讓球迷津津樂道、議論紛紛，其中一個關於日本隊的。話說在拉斯托夫球場，日本隊在十六強以二比三敗於比利時，飲恨出局，一衆球員在更衣室抱頭痛哭，但離開時把更衣室打掃得一塵不染，更留下俄文字條向東道主道謝，這張照片被發到網上，立即引起熱議，《人民日報》一篇署名文章題為「從清理好垃圾做起」，為日本隊的做法點讚：

「相比於球員在賽場上發揮高水準、取得好成績，球員在賽後清理好自己的更衣室、球迷在賽後清理好自身所在的賽場座位區垃圾，都不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在球隊輸球之後，球員、球迷都還能堅持清理好垃圾，就可以起到為球隊、球迷場外加分的作用。而一以貫之保持一種清理垃圾的好習慣，也是日本足球塑造自身形象的有機組成部分。」

隨手清理好更衣室、球場垃圾，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始終自覺保持這樣一種好習慣。畢竟，世界上那麼多球隊、那麼多球迷隊伍，能夠做到將清理垃圾作為一種習慣的恐怕並不多。而自覺清理垃圾本身，雖說看似只是一件小事，卻也可以從中反觀球隊的職業素養與球迷的文明素養。」

筆者大段引述，是為這篇文章的作者



點讚，畢竟今時今日有需要提倡理性地看日本，需要提倡就事論事的評論。而更值得點讚的是，不只一支中超球隊效仿日本隊的做法：打掃更衣室、留卡片致謝。最新一次是本周二（十七日）中超聯賽第十二輪賽事，榜首上海上港作客迎戰次名山東魯能，最後以一比一握手言和。賽後上港新聞官趙吳晨在微博上載兩幅照片，可見上港隊員把更衣室打掃得乾乾淨淨，又在更衣室桌上留下紙卡：「感謝濟南奧體中心魯能大球場及貴俱樂部的熱情接待。歡迎貴俱樂部訪問上海體育場，與我們一起為球迷奉獻一場精彩的比賽」。看到這個消息，筆者深感鼓舞。

自從北京國安成為第一支效仿日本隊打掃更衣室留言致謝的中超球隊之後，不少內地網民就冷嘲熱諷，連知名網媒也諷刺北京國安的做法是模仿日本「更衣室文化」，有的言論更指責這種做法是「東施效顰」的公關伎倆，而上港隊的做法就被嘲笑「提前印刷好的例行公事」、「沒有自動創新意識」，還有一些更加難聽的話。令人高興的是，中超球員沒有怯於網上輿論壓力而放棄這種所謂的模仿。儘管筆

我在少年的時候，也曾養過一條狗，不過不叫「杰西」而叫阿黃。阿黃對我，甚至遠勝於「杰西」對小女，因為阿黃是土狗，智商遠低於杰西，那就意味著更是不會變通、更心無旁鶩。我少年時性情孤獨，心多寂寞，全賴阿黃忠實、溫暖的陪伴和慰藉。後來，我不得不離家求學，竟然想念阿黃比想念自己的親人還多一些。不幸的是，當我寒假回家時，阿黃已經不在了，某一天黃昏，牠出了家門就再也沒有回來。

小女也要到別的城市去上學了，只留下「杰西」和我們這些不愛的人在一起。每天無事，「杰西」就蹲在院門口，隔着柵欄望向遠方，卻不知道在望什麼。看着「杰西」的姿態，我想起了阿黃，當初我離家時，阿黃也應該是這個樣子吧？但我和阿黃之間，如今卻已隔着無法估算的距離和幽深而蒼茫的歲月。



▲日本隊離開後更衣室一塵不染

網上圖片

◀賽後收拾看台的日本球迷

新華社

者對中國足球的評價和大多數網民一致，但這一次我站在球員一邊。

模仿和效仿也是學習，是進步的開始，學習書法的第一課就是臨摹，臨摹從形似到神似，是日後能夠獨具一格的必要階段。夫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魯迅主張拿來主義。內地改革開放也是從模仿和效仿開始，首先是效仿香港、效仿新加坡，也學習日本和歐美。正是因為中國人善於效仿、善於學習吸收別人的優點和長處，使我們國家從瀕臨被開除球籍的一窮二白，在短短三四十十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今天中國無論在高科技乃至國民主素質方面，與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仍有很大的距離。中國的足球別說與歐洲和南美強隊比，與日本隊韓國隊的差距也不是一兩公里。見賢思齊，坐言起行，效仿日本隊，從清理更衣室垃圾做起，從表達感謝做起，希望中超球隊和中國國家隊能夠堅持這一做法，一次、兩次、十次、一百次，每一次都把照片發到網上，即使你們不能像法國隊那樣贏得全世界，不能像皇馬那樣征服歐洲，至少你們可以贏得千千萬萬中超球迷和國民的掌聲。

無盡夏 無盡愛

梅 莉

目不忘。聖彼得堡體育場位於涅瓦河畔、波羅的海芬蘭灣的源頭，像一艘飛船，高達五十六點六米，可容納約六萬八千名觀眾觀看足球比賽。先生是個球迷，簡直太想在這樣的體育場看世界盃比賽了，可現實骨感得很，今夏他坐在家中熬夜看現場直播，也看得津津有味不肯睡覺。聖彼得堡是座迷人的城市，晚上十點我們走在大街上，太陽還不捨得落山。

在我小的時候，大家都還沒有旅行這個概念。暑假裏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偶爾回家喝口水，看見奶奶坐在竹椅上悠悠地搖着蒲扇，白髮像夏日陽光一樣晃眼，卻從不以為人老了會死。日子長着呢，漫長的暑假不過才剛剛開始。忽一日，來了個盲官算命先生，給奶奶算了一卦，給「命」總結出一句話：早上吃飯，中午滾蛋。弄清「滾蛋」的含義後，我很生氣，奶奶卻很开心，多給了錢，還留他吃飯。

後來，奶奶在我上初中的那年暑假，一天，吃過早餐後，她說累了睡一會，然後，就再也沒有醒來。終於懂得「越過山丘才發現無人等候」的悵悵，生命的本質終究是孤獨的。無盡長夏終有盡，而全家旅行是最好的陪伴。回想盛夏的旅行，感覺像在時間之外。

姜文的電影配樂

陸小鹿



四年磨一劍，終於等來了姜文導演的第六部作品——《邪不壓正》。

這部影片可聊的話題很多——比如，作品改編自張北海的小說《俠隱》；又比如，主要演員有彭于晏、廖凡、周韻、許晴，每一個挑出來都可以單獨聊上一篇……但我看完片子，最想聊的還是姜文的電影配樂。竊以為，在當代華語電影導演裏，姜文的配樂功力是數一數二的。

在他的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姜文選用了馬斯卡尼歌劇《鄉村騎士》的間奏曲。悶熱的夏天，打着赤膊穿着軍褲的馬小軍爬上了屋頂，像一隻熱鐵皮屋頂上的貓，焦躁不安地守候着畫中人的出現。此時，背景音樂緩緩響起，在泛黃的屋頂上空拉出一串悠長而深遠的省略號，餘味裊裊……

後來，姜文和作家阿城談到音樂，他說：「我的《鬼子來了》，還有《陽光燦爛的日子》，其實都是從音樂開始的。我跟人家說，我連譜都不識，我只能說我的靈感是從那裏來的。比如，我聽馬斯卡尼的音樂，像一個火兒，把天點着了，想抽根煙，白日夢，跟着走……」

這大概就是直覺吧，對音樂的直覺，雖不懂譜子，可是有了感覺，跟着感覺走，這就對了。

姜文的第三部影片《太陽照常升起》，裏面的同名主題曲《The Sun Also Rises》（太陽照常升起）是由日本作曲家久石讓專門為影片創作的。這首主題音樂有多個樂章，曲風奇幻、空靈。姜文聽到後讚嘆比莫扎特還要好。

之後，姜文拍攝《讓子彈飛》，再次使用了《太陽照常升起》。

片頭，子彈飛出去了，白馬脫韁，火車冒着白煙發出吼吼的聲響，恢宏的音樂氣勢，仿佛是專為《讓子彈飛》量身定製的，與劇情配合得天衣無縫。

《一步之遙》裏的插曲非常多，既有西方歌劇選段，比如普契尼的《我親愛的爸爸》，也有根據舊上海《天涯歌女》改編的選段。大量風格迥異的歌曲，配合着劇情走向，天馬行空，快速轉變。姜文電影的一大特色就是節奏特別快，信息量巨大，挑戰觀眾觀感。就我個人來說，我對這部影片裏的「片中之片」印象深刻，黑白默片快閃時的背景音樂，是來自《帕格尼尼隨想曲第十三首》，這支樂曲因為聽起來像一串神秘的笑聲，所以又被叫作《魔鬼的笑聲》，為「片中之片」增添了荒誕之感。

坐在影院裏看《邪不壓正》，一開頭我就被音樂打動了，因為我聽到了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二圓舞曲》，這是我經常單曲循環的曲目。

《邪不壓正》的戲分「屋頂下」和「屋頂上」兩種鏡域，我個人偏愛「屋頂上」的戲份。彭于晏飾演的男主角會飛檐走壁，每次在屋頂上行走，都會放出不同的背景音樂來渲染氣氛，其中一首背景音樂叫《By the Sleepy Lagoon》（睡意沉沉的礁湖），是英國作曲家科茨早年創作的古典小品，濃郁的復古爵士味，聽第一遍就覺得好聽，想要單曲循環。這支曲也有中文版，那就是王菲為《邪不壓正》演唱的推廣曲《偶遇》。「命運若是風，欲望是片雲，愛情是場雷雨……」看完電影回家，一路上我塞着耳機，伴着蕩氣回腸的《偶遇》，彷彿穿越到那個雖動盪不安，卻仍不失浪漫的民國年代。好的電影，就是要有餘味。小津安二郎說過：「人生和電影，都是以餘味定輸贏。」



賺了似的，每天拉長，夏日漫漫，日子彷彿綿綿無絕期。

於是想起青島的知了，叫得那個生猛啊，簡直是用生命在歌唱。

我愛夏天，因為每年夏天，趁孩子放暑假，全家會去旅行。今年的行程已訂，很期待。去年先是去了青島。青島是旅遊城市，我還第一次去，感覺新奇獨特。那天下飛機抵到嶗山某酒店時，已是晚上十點多了，但卻聽到樹上的知了，叫聲一如白天那般慘烈。問酒店工作人員，知了是不是通宵都是這麼叫的？他們答是的，夜裏雖然不熱，但若覺得影響睡眠的話，建議關窗開空調。沒想到北方的知了更敬業。

在青島的那幾天，濕度非常大，空氣中瀰漫着蛤蚧味。霧朦朧一片，看什麼都像空中樓閣，海風吹到裸露的肌膚上像敷了一層膜，黏

黏的。夜裏十一點，還有許多人在海邊打着手電筒摸魚抓蝦。我們在海邊玩水，一個浪頭劈面打來，泳衣裏鑽進一隻核桃般的小螃蟹，對這個不速之客，簡直是又驚又喜。

當然，最懷念的是青島朋友請我們去某明星開的海鮮酒店吃海鮮大餐了。火腿粗的大煙子入口驚艷，鮮嫩的扇貝鮮掉眉毛，烤針灸魚香脆可口，鮫魚水餃、蝦仁水餃，貨真價實，味道美極。美食撐得我幾乎扶牆而出。吃完這頓大餐後，我對某明星的好感立即飆升，他的酒店對得起他的名氣，當然，他的演技也對得起他的粉絲。

去年夏天一家人還去了趟俄羅斯，也是不虛此行。今年的世界盃在俄羅斯舉行，當我們坐在電視機前又見紅場，盧日尼基體育場和聖彼得堡體育場時，記憶庫裏的影像被緩緩打開，旅行的美好和相聚的歡樂如昨日重現。記得參觀完美麗如油畫的莫斯科大學後，移步來到麻雀山觀景台的正對面。左邊遠遠可以看見克里姆林宮教堂區的教堂，白色配金頂的漂亮洋葱頭建築醒目吸睛。盧日尼基體育場坐落在莫斯科河的拐彎處東岸，與莫斯科大學隔河相望。在聖彼得堡坐遊船暢游涅瓦河，曾眺望過聖彼得堡體育館，對它的獨特造型過



►電影《邪不壓正》劇照